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使命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
徐小洲 陈 军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A10073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使命/(西)奥尔托加·加塞特著;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2002.6重印)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3996-X

I.大... II.①加...②徐...③陈... III.高等教育—教育改革—研究—欧洲 IV.G649.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8693号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使命

[西班牙]奥尔托加·加塞特著

徐小洲 陈军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政编码:310006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875 插页 5 字数 82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2次印刷

*

ISBN 7-5338-3996-X/G·3966

定价:7.00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萍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奥尔托加·加塞特是 20 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从事过教师、作家、出版商兼编辑、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多种职业。他于 1911 年被聘为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任职长达 20 年之久。他富有时代感,思路敏捷,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一位富有号召力的教师,深受学生欢迎。

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敏锐的思维使得奥尔托加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广阔视野,并在众多领域取得成就。他编著的《群众的反抗》和《现代题材》等著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学的使命》是他在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作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讲演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言简意赅,紧扣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展开,以其犀利、流畅的笔锋,痛快淋漓地剖析了欧洲大学的弊端,进而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独特的改革思路,读来使人倍感清新,并发人深省。

一、改革的原则

奥尔托加一直是政治和教育体制改革的竭力提倡者。他

认为,政府和大学好比是机器,由于长期的使用甚至滥用,已变得破损不堪,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关键并不是是否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但是,他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采用,反而受到了打击。他在《大学的使命》中不无伤感地说:“从我第一次撰写有关西班牙政府进行总体改革,尤其是有关大学改革的文章,到现在已有近二十五年的时间了。任何敢说‘改革’两字的人,甚至那些只是旁敲侧击地指出改革是恰当的人,实际上也被宣布为疯子和亡命之徒。而且,不管是谁,还会被正常的西班牙社会所摒弃,注定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仿佛改革就是麻风病。这种对几乎不容置疑的改革抱敌视态度的出现,你们不要认为是由于改革者是一批激进分子,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等等。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即使是思想最温和的人一提到改革也会遭到排斥和摒弃。当时在西班牙对任何改革,包括对政府和大学的改革,都采取了一种普遍保守、固执的反对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当中那些赞成改革和倡议改革陈旧模式的人士一次又一次地被称做‘大学的敌人’。”^①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大学养成了一种恶习——懒散草率。懒散草率的作风一旦出现,会给人带来一种舒服安乐的感觉,且易于传播,变得习以为常,从而得以长期存在。从政府和官方行为到家族生活以及个人的言行举止,它已渗透到了西班牙的方方面面,充斥了西班牙的整个国民生活,并起着左右和引导生活的作用。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28页。

懒散草率使得政府在发挥其功能时缺乏规范、自尊和条理。政府在与国民打交道时采取懒散草率的态度,利用法律进行欺诈,把法律变成欺骗民众的工具。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急状态期间批准通过的所谓《生存法》成为一纸空文。各省也是如此。这种行为是一种犯罪,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渎职行为,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大学教授会议上也充斥着这样一种懒散草率的气氛。例如,当你穿过大学里的一间间教室和大厅,甚至是在平时,见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动作和姿态,都会感受到一种使人窒息的沉重的懒散气氛。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呢?他引用了一个体育运动词汇——良好的竞技状态。一名运动员竞技状态好和坏使他的表现判若两人。显然,这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要经过争取才能达到的。为了达到良好的精神状态,他必须使自己集中精力,放弃其他许多事情,还要具有超越自我的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加机智、兴奋和敏捷。简言之,良好的精神状态意味着不沉溺于种种无意义的消遣之中。

正像一个人一样,群体的精神状态也可能有好有坏。能够有所作为的只是那些拥有良好精神状态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之中,每位成员在关键时刻都不会令对方失望,整个群体可以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迅速前进。

奥尔托加对当时西班牙是否有这么一个良好精神状态的群体担负起改革政府和大学的使命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体,所有的努力会因群体缺乏必备的素质而失败。正如懒散草率是邪恶之源一样,一场本质上懒散草率的改革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有害的。西班牙独裁统治时期所实施的变革,就已经把懒散草率引入极其疯狂的境地。

但是,他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
不可阻挡的,结果是多数人征服少数人。他告诫大学生要以
良好的精神状态介入西班牙的公共事务——向政府请愿、参
与大学的改革。

他还认为,历史不总是渐进的,也可能跳跃式前进。他认
为,每一项历史成就都是通过逐步取得的观点,去明辨过去一
个世纪犯下的每个典型的错误。考古学家直接在金字塔底挖
掘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遗迹就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的跳跃式的
突变能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因此,具有良好精神状态的一代
人能够完成几个世纪来未能实现的目标。

奥尔托加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纠正一些弊端。弊端本
来是指那些少见、违背常规的行为。然而,一旦这些行为变得
非常频繁、习以为常、根深蒂固,并且被大众普遍默认为,那么它
们就不能再称做弊端了。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弊端可能
会自动纠正;另一种是这类常见的弊端已为人们所接受,以至
于不再被视做偏离常规。为此,需要对常规做法加以分析。
按常规方法建立的机构是否健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看它是
否有能力容纳大量无严重危害的弊病,就像一位健康人能够
承受住令病弱者倒下的压力一样。但是,在一个机构的确切
使命尚未确定之前,它是不能完全按常规做法建立的。机构
犹如机器,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设计必须考虑到它预期的服
务职能。换言之,大学改革的实质是为了能够系统地实现其
目标,因此,对我们的大学目标只作一些调整、修饰或变更,最
终只会空欢喜一场。

大学的改革如果仅局限于纠正大学中懒散草率的弊病,
那么改革也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非常草率。重要的是大学应该

重新认识其使命,使大学活动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力量。

他认为,在过去的15年里,西班牙所作的最好的尝试只是仔细地观察其他国家大学改革的情况,仿效别国的做法。这种仿效会犯下致命的错误。首先,在仿效的过程中,我们回避了为试图解决问题所作的种种具有创造性的努力,从而不能从中认识到借用别国方法解决问题的真正的本质,也无法认识到其中的局限和缺陷。由于我们最优秀的教授对于自己的问题一直是愿意仿效他人的做法,不愿自己去思考,因而他们除了在自己局部的具体研究领域能跟上时代步伐之外,在许多方面生活在一种落后时代15至20年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悲剧性的迟滞现象,也是人们自己不经努力就想证明自己、树立自己的信念而遭受的命运。

其次,我们迄今为止所作出的仿效的依据一直是一个谬误:仿效英国的中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直接从19世纪沿袭下来的。例如,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一世,就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学院的运动场上赢得胜利的。”俾斯麦战胜了拿破仑三世,就说:“1870年战争的胜利是普鲁士校长们和德国教授们的一场胜利。”奥尔托加指出:“这些陈词滥调式的思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思想错误的理由在于,它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它拥有好的学校,即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它把学校认定为是一种军事力量,但这种力量学校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①当然,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有伟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37页。

大的学校；同样，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果一个民族政治腐败，那么它试图拥有完善的学校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是为那些远离广大民众的少数人服务。

他由此得出一个教育原理：“如果学校确实是国家的一个职能机构，与其内部人为创造的教学气氛相比，它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平衡是造就一所好学校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大学的使命

奥尔托加认为，我们应该直接地、明确地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这是与大学的改革直接相关的。

大学是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欧洲的大学也有共同点。他认为，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然而，我们发现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是那些本可以接受和应该接受的人，他们都是富人的孩子。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让工人阶级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把大学的知识传播给劳动者。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对政府进行一次伟大的改革。

那么，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包括下列三项：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大学通过履行其职能，使人们成为医生、药剂师、律师、法官、经济管理者、公务员、中学理科和人文学科教师等等。

(一) 文化传授

奥尔托加论述了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第一,文化不是科学。文化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有其独立性。500年前,人们把信念寄托在教会身上,因此,文化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会。其次,文化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科学对宇宙世界未作出科学的解释之前,生命是不能等待的,而且我们在未作好准备之前也不能把生活往回拖延。生活总是急迫的,它是直截了当地面对着我们,容不得任何的拖延。作为生活诠释的文化也不能够等待。他认为,文化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就像手是人的一部分那样。人没有手就不再是正常人了,是残疾人。没有文化的生活同样也是如此。没有文化的生活是有缺陷的生活,是遭到破坏、不真实的生活。但是,科学的内部运作与生命无关,它对我们生活的迫切需要无动于衷,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需求。所以,科学的发展永远是无限制的,只会越来越多样化、专门化,永无止境。再次,文化需要我们对世界和人类具有一个全面的思想认识,它不因科学绝对精确的理论、方法碰巧完结而停止不前。这就使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

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在大学里,假如文化和专业都孤立存在,与蓬勃发展的科学和各种研究没有任何接触,那么,文化和专业无需多长时间就会被日趋严重的丧失活力的经院哲学所代替。文化借助科学解释了我们生命存在的现象。

奥尔托加指出,尽管文化如此重要,但是我们目前正在经

历着一个极度“无文化”的时代。“如今的欧洲正在自食恶果。造成目前欧洲形势动荡的原因,事实上是由于普通的英国人、普通的法国人和普通的德国人没有文化修养,他们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这样的普通人是属于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是落后于时代文明的迟钝者;而且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新的野蛮人毕竟都是专业人员,要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同时又更没有文化修养,如一些工程师、内科医生、律师、科学家等。”^①这种状况使得欧洲人被彻底地摧毁,他们因此也就迷失了他们要求达到的方向。全面发展的完人是不大会从像“工程师”这种只具备局部技术知识的人身上找到的。

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因此,奥尔托加主张在大学里开展文化教学,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体系。这是大学的一项驾凌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他所说的“文化修养”,是指人的精神。在物理学和数学中没有“文化培养”可言,因为那只意味着使人在某一具体学科方面变得有学问。培养“基本文化修养”,应该向学生们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

实现大学的基本功能涉及教授一些重要的文化学科,即: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44-45页。

- (1) 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
- (2) 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生物学);
- (3) 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
- (4) 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
- (5) 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

(二) 专业教学

奥尔托加提出,专业和科学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例如科学研究,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大学直接的基本功能。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单指调查研究,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及其解决的办法等。因而,一旦得出问题的解决办法,随后依照问题的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科学研究。然而,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医内科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专业。它是实践性的,以恢复和维护人类健康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医内科会吸取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成果;但同时又把科学研究的其余内容搁在一边,尤其是放弃最具科学特点的内容——疑难未定的问题的研究、解决等。这一点就足以从根本上区分医内科和科学之间的不同。

高等教育包含了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两部分的内容,不能把这两项根本不同的任务混为一谈。培养一名律师、法官、医生、药剂师、中学拉丁文或历史教师与培养一名法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学家、语文学家等是很不同的,前者是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工作者,后者则是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此外,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把符合大众需求的专业教

育与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科学研究活动糅合在一起是令人感到吃惊的。

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除了文化训练之外,大学还能够通过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优秀的医生、法官、数学教师或历史教师。

(三) 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

奥尔托加认为,大学不同于科学,但又离不开科学。

他指出,“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科学代表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尽管失去尊严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尊严是一个机构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的意义之所在。科学在大学里通过研究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得到发展。他说,如果科学在西班牙能够得到充分发展,那么科学会在大学里优先得到发展。近几年的一切改革都清楚地表明,要加强我们大学的研究活动和科学家培养方面的意识,使大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其崇高程度要胜过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身,因为科学是创造,而大学的教学只是传播和引导学习者去吸收已创造的东西。

他断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科学把普通人排斥在外,它所涉及的是一种非常少见、与人类一般常规活动相距遥远的行业,科学家就像是现代修道士。因此,妄称普通学生可成为科学家,这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的表现。希望普通人成为科学家的妄想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即使科学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之一,它也不是惟一的,因为生活中还有其他许多同

样高尚的追求。牺牲那些同样高尚的追求而把人类的一切都献给科学,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崇高只属于科学,不属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学习或教授一门学科与运用科学,都不是科学研究。对担负学科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他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的话,那可能是最适当不过了。不过,这并非是绝对必须的。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擅长教学,而且他们认为教学工作占用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奥尔托加说:“我自己在德国几年的求学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曾和好多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关系很密切,但是我从他们当中还尚未发现一名优秀的教师!”^①事实上,一直以来,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并不是出色的研究者。虽然他们对自己的学科非常熟悉,但是熟悉并不等于研究。因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和发现真理;反之是为了证明一个谬误。了解和熟悉一门学科是指对真理的吸收。

因此,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必须加以区分。把这两方面混淆在一起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和学习,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熟悉和掌握诸多学科的系统化知识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条总的原则。内科医生学习如何治愈疾病,而且作为内科医生他也不必再学得更多。就内科医生的目标而言,他需要知道当前最新的生理学知识体系,但他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72页。

无需,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生理学家。对于想成为一名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人来说,在大学里的時候,迫使他零零碎碎地学习那些历史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须的技术而耗费时间是一个错误。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掌握人类历史总体部分的一整套明晰清楚、结构有序、易于理解的思想体系,这恰恰是他将来从事历史教学所需要的。

为此,奥尔托加批判了西班牙大学中的“唯科学主义”思想。

为了实现上述三项使命,大学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从严格意义讲,大学是为了把普通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修养、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人。

(2) 大学不会容忍教学大纲中有任何错误、虚假的内容存在,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学习他们真正需要的知识。

(3) 大学避免使普通学生因自命将来会成为科学家而白白浪费时间的现象出现。

(4) 文化学科和专业学科的设置将会根据最好的教学法——系统、综合和全面的教学法——以一种合理的形式进行,而不是按科学喜欢的形式进行。

(5) 教师的选择将不是根据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职称,而是依据他们的综合能力和教学才能。

(6) 当学生的学习期限从数量和质量上都缩减至最低限度时,大学将灵活地处理其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